

# 通往无途之径

## (The path to pathless)

体方师父弟子：宗奥

Jiddu Krishnamurti 提到, "Truth is a pathless land, and you cannot approach it by any path whatsoever, by any religion, by any sect". 这是深刻的见地。既然成佛无路可通, 是不是只能托付于偶然的因素? 下面就我体会最深的两点谈一谈, 求证于各位师兄师姐。

第一, 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, 应该感到幸运, 不要认为能听闻师父的讲法是理所当然的。为什么这么说? 这是因为师父的教授对见法来说是充分的, 也是最必要的。下面来详细说说。(1) 师父的教授分为理论("解")和实践("行"); 师父在这二者之间是均衡的, 所谓"中道"地传法。对比其他精神导师的教导, 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。举两个例子吧。Krishnamurti 的教导是精微的, 他对法义辨析的清晰程度令人赞叹, 然而他特别强调"解", 没有"如实观照"的"行", 所以他自己在晚年也承认在西方世界里没有人真正听明白他的讲法。事实证明"解"和"行"缺一不可; 不可能听几句法就开悟的(舍利弗是极个别的特例)。再比如葛印卡, 他的教授有七八成像师父。他是南传的大师, 所以特别强调"行", 尤其是修定。他也讲"解", 但因为不是出家众, 所以信众与他没有约束力, 他的传授最终沦为一种修定的技巧(西方世界的人们更欣赏"技巧", 因为会让人觉得"有所得")。(2) 提到葛印卡, 这里顺便说说师父对皈依众与师父关系的态度。师父在这里仍然采取了"中道"行。我来说说两个极端。客观的说, 如果对一位师父没有信任, 师父的传授就不会有效。西方世界里, 过分的强调自由, 所以 Krishnamurti 和他的听众几乎没有连结, 听完就算, 有点像脱口秀的感觉, 听完了精神爽了就完了(所谓的"过把瘾就完"; 但成佛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)。而藏传佛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 强调对师父的绝对信任。如果师父是开悟的大师, 这绝对是弟子的幸运; 但如果师父是伪装的大师, 那绝对是弟子的噩梦。而在这个末法时代, 真正的大师越来越少了, 所以才会出现藏传佛教的各种乱象, 这对众生对佛教的观感上是极为有害的。师父秉持"中道"的态度: 如果皈依的人对他的法不是真心的欢喜, 他会说"相应为贵", 你应该找与你相应的法, 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皈依的; 同时对于皈依众他也并没有限制只听他的讲法, 而是"他山之石, 可以攻玉"(众生天生就是多疑的, 不经过比较如何能得知师父的法的可贵?)。(3) 为什么说师父的法又是"最必要的"。这就关系到择法的重要性。佛法流变两千多年来, 不是佛法太少了, 而是太多了。而众生(甚至是出家人)既没有精力, 也没有能力来分辨出哪些法是成佛最重要的, 而哪些法又是可有可无甚至是误导的。这就是印顺导师的巨大贡献; 他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勇气把两千多年来的佛法一一抉择, 而拯救了我们迷茫和无奈。我最敬佩导师的除了他的智慧还有他的勇气, 他不怕得罪人, 直言不讳, 因为择法必须 informative, 不能打哈哈; 真正做到了"宁可得罪千百人, 也不辜负亿万众生"。勇气的大小代表着证悟的深浅。可是导师的书仍然太多了, 而且半白半文, 对像我这样慧根浅薄的人, 仍然抓不住重点。师父以自己的修行经验为依托, 找出导师书中对成佛来说"最必要的"内容作为传法的基础(这对像我这样的现代"忙碌"人来说, 是多么的慈悲!)。仔细想来, 师父的传法几乎不能再缩减了。"解"只强调杂阿含, "行"只强调"如实观照"。师父近来特别强调"如实观照", 那么是不是直接"如实观照"好了, 杂阿含也不必读了。这恐怕还是不行, 没有理论的根基, 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"如实观照", 那就是盲修瞎练; 出了问题自己也不能反省问题的所在而自我修正。只是因为师父了解大家的法住已经比较牢靠, 所以才特别强调"行"的部分。

第二，我想在师父传授的“解”和“行”中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几点谈谈自己的体会，顺便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。成佛为了去烦恼，那么烦恼从哪里来？这必须回到我们自身，因为烦恼是我们自己的，不是别人的，也不是外境的。佛陀对烦恼的升起过程有精细的分析，这十分必要，也是我个人感受最深的。我们的“根”触“尘”生“识”，三者结合生“触”，接着生起“受”，比如天好热。至此，都没有烦恼产生，因为这都是客观的事实和我们六根真实的感受。而接着生起的“爱”就有“我”的参与了，因为“爱”是主观的，所谓的“主”就是“我”，比如天热得让我烦躁。那么如何才能“受”而不“爱”呢？这是佛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。师父提供的法门就是“如实观照”（师父绝不是首创，但师父特别强调这一点，这也是“择法”啊，要知道有人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呢），所谓的“六不”，下面简称为“不迎不拒”；其实“不迎不拒”就是不“爱”。现在，我们对热不迎不拒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对大部分的修行者来说，这时“我”会变弱，而不是消失。“我”变成了幕后老板，是他在“如实观照”。这已经会有很大的受用，因为“我”是间接控制，而不是直接参与，你的烦恼会少很多。当修行渐深，你会发现还是周身不自在（比如我觉得胸闷）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不能挥洒自如，这是因为“我”仍然在绑着你，强迫你“如实观照”。这时，师父的说法（适时地）强调“觉知是生命中本来就有的”。师父的用意是什么？就是要幕后的“我”放手，让觉知自动运作。然而就是在这一步我觉得是最艰难的，也是 Krishnamurti 所说的无路可通的含义。传统上说，师父只能领到门口，不能代替你跨进门槛，就是这个意思；跨出这一步就称为“见法”，经中称为“法眼净”（只“看”不“爱”所以法眼清净）。至此，我明白了师父为何再没有新的开示，因为师父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。那我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一步如此的艰难（想想从古到今有多少人成佛就知道了）。我的理解是在这一步之前都是逻辑可分析的，也就是线性的；你只要按照师父说的，按部就班，不懈努力，一定可以达到，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（因为是有为法，必然有时间相）。但最后这一步是有一个逻辑的自循环的，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。“如实观照”既是手段，但也是结果（“活在当下”的意思也一样）！“如实观照”作为手段为了什么？为了体证“无我”；然而，你会发现，只有“无我”了，才能“持久地”“全然地”（也就是“真正地”）如实观照。如果有“我”，你的观照不可能“全然”（因为有“我”在干扰），也绝不可能持久（因为有“我”在操纵，观照就要费力）。所以有人说，证悟是超越逻辑的，这确实有几分道理。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客观的说，在“我”的层面上，已经无能为力；这一步之前所有的成果都是“我”努力的结果，而这一步是杀死“我”（“我”很狡猾，比如通过号称杀死自己而得以生存）。既然“我”无能为力，那只能等待外界的所谓“机缘”；例如，一次新鲜的出乎意料的说法（所以说法忌讳照本宣科，无需准备的说法是最好的说法）。不过你“如实观照”的程度越深，“我”就越弱，能够触发“我”消失的机缘就越多（尤其是社会变化如此迅速的今天），也就是说你见法的概率就越高。讲到这里，你就会明白禅宗的公案，“香严击竹”，“当头棒喝”之类的含义。香严只差一点点，他的“我”已经很孱弱，所以轻轻的外界触碰就让“我”萎缩直至消失。我们在外界的突然变化中没有见法，只是因为“如实观照”的功力还不够，“我”还很强壮。从这里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见法之人的说法总是 fresh and unique 的，因为机缘必定是新鲜的且见法的机缘每每不同。这里顺便说一下师父提到的他自己的一些体悟。比如，“烦恼想生都生不起来”。想想这是为什么。如上分析，有“我”才有“爱”，有“爱”才有烦恼，无“我”了，烦恼自然生不起来；其实，你就是强逼着让烦恼生起来也无能为力。这有点像自由。有人说修佛是为了获得自由，其实是不对的。凡获得的都会失去，不是真正的自由；真正的自由是不可能失去的，说的更直白一点，你想要不自由都不行。

最后说一下我与师父的因缘。我跟师父认识快十年了。十年里见过四次面，总共呆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十天。但师父是我迄今为止最敬佩最感恩的老师，虽然我有过很多老师。我想我跟师父是有缘的。记得第一次见师父就皈依了。虽然那时我学佛还不久，师父也不是那么“有名”，但

师父那直指人心的回答让我相信他是我今生愿意追随的法师。我记得第一次见面跟师父谈了三天三夜，问了几十个问题，把我心中对法的疑惑消除大半。后来的几次虽然没有第一次那样的长谈，但师父每次都能针对我的状态给出切中要害的建议。即使师父不说话，哪怕看到师父坐在那里也能给我巨大的力量。记得在法住智建立的那些日子里，我每每想起佛陀，就泪流满面。佛陀求法的坚韧固然让我敬佩，但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的慈悲。在世人眼中，佛陀的晚年是不幸的：自己的母国被灭、心爱的弟子先他而去、唯一的儿子也走了、还有提婆达多破僧事件（从侧面说明成佛并不意味着世俗的好运），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停止他传法的脚步。我每次想到两位老人，阿难扶着佛陀，拖着疲老的身躯，孤独的走在恒河边上，我的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（就如此时此刻一样）。对缘起的体证要如何的深彻，才能面对着如此多的变故，还是去拯救那些在痛苦中挣扎、想要解脱而又无力解脱的人们，甚至是那些灭了他母国的外邦人？！师父说，他“悟佛所悟，行佛所行”；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不然，为何他像佛陀一样，拖着濒死的病体也要见他的上万信众，而今天的大师们身康体健也不愿见我这等卑微的信众了？为何他能真正的做到不攀不化，而今天的大师们说他们超越了“有”“无”，在面对名利的时候，却总是选择了“有”而不是“无”？为何他能像金刚经所说，做真正的“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诳语者，不异语者”，而今天的大师们开口就是方便法门，让我这等懵懂的信众无所适从？师父满足了我对一个成佛之人的所有想像，让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成佛是可能的；这对我很重要，就像知道原子弹是可能的跟知道如何造原子弹一样重要。我看过许多大师的书，也听过很多法师的法，但都没能让我远离师父，反而让我对师父的法更加坚定。想起跟师父的点点滴滴（尤其是他总是说鼓励而不是丧气的话，也从来不会因为我的问题的幼稚而不耐烦，这在我所有的老师里是唯一的），我又不自禁的流下泪来；我想这是庆幸的眼泪，是感恩的眼泪，是自由流淌的眼泪。

谨以一副对联结束我对师父在“解”和“行”上传授的理解，其中包含了我和我同修的法号。上联：缘起性空以察宇宙（生灭）之奥，下联：如实观照方知解脱（寂灭）之妙，横批：活在当下。